

东庄西苑

熠熠闪光的旅程——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开学典礼学员代表发言

创造未来 □蓝 野

当代诗歌在获得了汉语诗歌应有的繁荣和发展之后,处于一个众声喧哗的活跃时期。一个诗歌写作者在这样一个喧哗的时代,更应该保持清醒与警惕。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到了引领作家前行的鲁迅文学院,参与当代诗歌史的创造与发展,既觉得适逢其时,又深深感受到一种荣光与使命。

今天我们来了,就是来学习前辈作家如何与自我之外的世界对话,如何找到一个最恰当的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方式。就是来寻找、学习、继承前辈作家、诗人们的风骨和气质的。我们是来认识群星与山峰的,是来向群星与山峰致敬的,也是来寻找渺小自我的。

鲁迅在《野草》中写道:“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经过前辈文学家的创造,它已如影随形地塑造、伴随着我们。作为一位写作者,我们更能时时感受到文学创作对个人思想、情感和灵魂的重塑与提升。我们手中的笔,是可以像鲁迅所说的一样,用来辟地、栽树、掘井,用来沟通与创造的。

大家跋山涉水,远道而来。有的来自美丽而贫瘠的乡村,有的来自经受现代化进程洗礼的城市,我们来到这里,相会在培育作家的美好摇篮,这本身就是美好的中国故事。我们职业不同、经历不同,但要共同经历即将开始的这一程美好的文学之旅。从此我们获得了世界上最美妙的关系。美好的师生情谊、同学情谊就此开始,在这两个月里,在这一生中,我们将以此相称、以此相认。

能够预见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未来,让我们从这里认识自己,沟通世界,创造未来。让我们生命中镌刻下这段虽然短暂但终将会熠熠闪光的旅程。

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武强华

大概两三年之前,我还没有想过有一天

会成为鲁迅文学院的一名学员。我没有上过大学,作为一名中等医学院毕业的学生现在从事财政工作。我的朋友曾经开玩笑说,不写诗的医学生不是好会计。命运有很多阴差阳错,今天能够走进鲁院,获得这个珍贵的学习机会,这完全得益于文学和诗歌。其实,我天生胆小,不喜欢学医,很多次,解剖学老师举着一根骨骼标本叫我的名字时,我正在课堂上低头看汉语言文学的书。我认得那是一根腿骨,但我说不出来那些凸凹和结节的医学名称,常常被罚站。我也记不住寄生虫和药品的拉丁文缩写字母。当我的同学们围在人体标本周围观察人体的时候,我永远站在最后面,不敢靠近。我对数字也非常迟钝,常常面对一大堆数字和财务账簿眼花缭乱、头痛欲裂。但我明白诗人从来不是一种职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是最普通的人,有家庭和社会的责任,甚至也有一份自己不喜欢但为了生存不得不去从事的职业。只是我们这一群人,能够以一颗敏感的诗心在庸常的生活中保持着生活的诗性。

对我来说北京是座陌生的城市,我曾经从汪峰那首《北京,北京》中感受到她的激情、苍凉、疼痛和温暖,也被她丰富独特的人文气息所吸引,从今天起我将伴随着这座城市的心跳和呼吸,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整整两个月时间。从我的家乡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下启程时,我对北京和鲁院充满了憧憬和期待,这将是我生命中更美好的一段时光。

打开诗意的门 □成 路

写作者是需要理论支持的,理论有两种,一是解决写作技术的,二是解决写作精神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论述“文艺工作的普及与提高”问题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讲话》中说:“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那么,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对这一论述的理解是毛泽东要求文艺必须提高,换句话说就是文艺需要探索。

我又想到了路遥。他的《人生》把小说人物回归到自然状态中,这就是提高,在那个时代,这也是具有创新意味的。

“提高”一词时常提醒我,让我摒弃了“日常生活临摹性”的写作与“事件代言人”写作,去探究一些有“个性”的文学理想,摸索建立自己诗歌创作的完整体系,要求自己采用“原始文化意象”进行诗歌写作,努力写出别样风格的作品。在这样一种文学理想的支持下,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诗歌,不断努力在技术上和题材上自我超越。在长诗《活时间》的附记里我写下:“我一直以为,诗的写作,超越先贤是努力与向往,而自我超越是挣扎。”这种挣扎是有难度的写作,因为我要“提高”。

为了更高的挣扎往往是孤独的,它的意义何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我理解的“市场的奴隶”,不是单纯的经济市场奴隶,还应该包含精神市场的奴隶。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文艺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人们普遍认为艺术家被市场经济困扰了。我个人以为,还应该有另外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艺术家的“美学辨识度”出了问题,也有一些是道德意识出了问题。古人说读书是为了明理。书籍具有引导和教化的作用。我们应该从书籍中学会尊敬,尊敬身边的人和物,尊敬自然里的山、水、石、树木。我的功课是阅读经典。宋代王应麟的《诗地地理考》和台湾任遵时的《诗经地理考》两本书使我学会了万物的尊敬。

我们每一个学员来到鲁院学习,都是想在老师的引导下解决创作和思考中存在的问题,修正前进的方向。这么多诗歌作者在一起学习、交流、争辩,对于打开诗意之门会有很大帮助。

诗歌的融合与反思 □张巧慧

昨天来的途中我一直在想,北京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鲁迅文学院对我意味着什么?诗歌对我又意味着什么?北京,国家历史、文化的中心,更多时候,她已上升为一种象征。多

少人梦寐以求想留在这里。鲁迅文学院录取我们,是肯定、接纳与培养我们。站在这里,我们都是被文学眷顾的人,没有资格抱怨怀才不遇,恰恰要反思: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学识、阅历、胸怀都准备好了吗?

我曾以为诗歌是独一无二的表达。《诗探索》曾经约稿要求我写一首诗。我写了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的一个片段。我所在单位对面原是一小片农田,我亲眼目睹推土机开进工地,农作物被推平,钉子敲下去,高楼筑起来。有一阵子,我几乎每天都用相机拍摄一些场景用以记录城市化进程。但照片并无美感,而散文写作又过于具体,我选择了诗歌,我以为诗歌是无法用其他语言来替换的。但现在我正在慢慢转变这种观念。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一位歌者,诗歌的外延得到了更大的拓展。是的,所有的艺术门类都是相通的,或者说所有的美和力量都是相通的。比修辞和技法更重要的是情怀、思想、精神和创造。

诗人们是一些创造者,使用言语创造出了美、思想、形象和力量。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诗人不断拓展着诗歌的表达,突破着原有的局限与临界点,呼唤着鲜活的多元的令人惊讶和震撼的诗歌创作。

纵观中国新诗发展史,每一阶段的辉煌,都保持着对抗和反思,五四时期是对古典文学的反思;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地下诗歌,是对政治抒情诗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是对集体主义的反思。诗人们在横的移植和纵的继承之间做着平衡。从19世纪西学东渐到20世纪80年代诗歌大发展,新诗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审美准则一再变化。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国际化的交流与碰撞更为明显。世界范畴的文化交流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责任。作为汉语写作者,如何保持母语的优秀传统,又如何体察世界文明,把传统性和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结合起来,考量着我们的视野和格局。

沈从文曾自命为乡下人,对于北京来说,我们都是乡下人。那么,乡下人来喝杯甜酒吧,让我们记住这份甜并且消化它以滋润人生;让我们记住这份甜,并且在甜美中保持反思。

□朱子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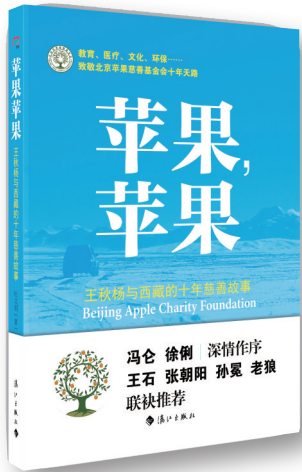
么样的生存样态,人对环境的反抗与改造是出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作品中无论是“我”与菊子的爱情悲剧,还是疯子小叔的弑父,无论是穿了女人戏服自杀的老驴头,还是像根根叔这样被生活抛弃的乡村知识分子,我都在他们身上赋予了无比的悲凉。我在这部作品中表达了种种的不幸,表达了物质极度匮乏下人的生存危机与人的无奈。我也表达了我的愤懑,我的忧伤,表达了我对青春与童年的留恋,以及对那个令人心碎、爱恨交织的村庄的祭奠。完成这部作品的过程,我的情绪是不由自主的。我坚定地认为,所有这些令人悲愤的命运后面,都有一个共同的推手,它就是贫穷,这也许是肤浅的认识,但这个词确实与苦难、疾病、愚弱等等这些黑色的词联系在一起。

这部作品由25万字删减到现在的15万字,它完成了自己的淬炼。现在,我觉得自己该转身了,迎着阳光,去表达对这个世界的赞美与热爱。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

桃李天下



杜文娟为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其长篇纪实文学《苹果,苹果》近日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该作品以面向藏区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的10年慈善历程为主线,涉及教育、医疗、环保、藏文化保护等内容,书写了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高鸿为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其长篇小说《情系黄土地》近日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这是作者继长篇小说《沉重的房子》《农民父亲》《血色高原》《黑房子,白房子》《青稞》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力作,描写了40年来农村的文化、伦理和经济的巨变,讲述了特殊年代里,梁海东毅然带着家人,从胶东半岛到陕北高原,建立起一个村落,改善那里落后面貌的故事。故事传奇曲折,情感真挚,催人泪下,再现了当年陕北知青波澜壮阔的一段历史。



舒辉波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学员,其非虚构作品《梦想是生命里的光》近日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本书关注的是一群有特殊成长背景的孩子:他们或是留守儿童,或曾遭遇家庭变故,或是自身有残疾……他们的成长比一般孩子更加艰辛。10年前,本书作者曾对他们当时的境况有过深入的采访。10年后作者跟踪采访,讲述10年来这样一群特殊孩子的成长,描摹这些普通人在梦想的照耀下,奋力前行的传奇。一个孩子一个故事,各自成章。作家的亲历性和每一个被采访者的全情投入为这本书带来不一样的现场感。



我思我写

我是背对阳光向前走路的人

《抑郁》这部小说是2005年夏天写的。11年了,写这篇文字时,她还在折磨着我。

那年秋天,当我第一次踏出那个小山村,潜意识地认为:我再也回不去了!我死也要死在外面。当时,我没有信心面对自己的未来,这不仅仅是缘于未来不可预知、人的命运变幻无常。

10年之后,当我在城市娶妻生子,日复一日过着上班的生活时,我对故乡,对黄土高原的那个小村子、对我的父老乡亲却产生了无比的怀恋,我在内心深处听到自己的声音:最终,我还要回到故乡,埋在母亲的身旁。

也正是这一年,我回了一趟老家。令我惊奇的是,小小的村庄,只有那几座光秃秃的山,那一汪清澈的泉水未曾改变,山沟里曾经满眼的各类果树,塬边上一眼眼的窑洞已不见踪影。我站在进入村口的路上,突然有一种肝肠寸断的感觉。村子里许多人早已离开了人世,年轻人多是去了城里打工,学校里一个老师只教一两个学生,田地里头不见金黄的麦浪,只有密密麻麻个头矮小的苹果树,以及蒙了头脸正在喷打农药的女

人、老汉。不远处的山坡上,拱起了许多的坟莹……

在村子里的那几天,我问了很多,没有找到一张村庄的老照片;我一遍遍地找寻曾经走过的路,一遍遍地回忆村子里的每一个人。越回忆,越悲凉。我明白,人永远回不到过去,回不到童年的那个世界里去的,这是我们人类的无奈。我问邻居的一个老人,他的儿子曾与我小学同桌,在他家的三屉桌玻璃板下曾见到过我的一张黑白照片。我问他,我的那张照片还在不在了?他回答:连毛主席的照片都找不到了!

他的回答让我感到心痛。

于是,我决心以文字的方式重新在童年、故乡走一遍。是的,我要凭此来安顿灵魂。

这是一个漫长的写作过程,我缺少应有的写作信心。时至今日,我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常常为那些真正创造了无以伦比的作品人感到幸运,同时,又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惶然浪费年华的人而感到悲哀。

我的理想是用写意的方式来写这部作品,这个意是直指人的内心世界,关乎心灵、

关乎情绪与思考,关乎更多形而上的东西。在一个科技至上、野蛮破坏自然与传统的时代,我想,人的很多精神特质却是很难改变的。当时,我已经不愿满足讲好一个故事,一是因为我没有足够的耐心,没有拍摄般写实的工匠精神。再者,我的那些父老乡亲身上,那个小小的村子里,似乎没有什么传奇的故事。可我意识到,每一个人物的情感,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面对强权、饥饿、疾病、自由、金钱、爱情时所表现的精神是一样的。

可是,没有写实基础上的写意是多么空洞,没有技法训练的表现方式又是多么难堪与无助,这正是我的磨难。多年来,我在进行着无休止的写实与故事技法的训练中不断修改这部小说,一切似乎都是因为要完成这样一个夙愿,也就是要再造一个自足的小世界,再现许多乡村人物。这个小世界符合我的精神需求,这些人物站在当下乡村,也生活在每个时代的乡村,且将来也能够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找到他们。

我总认为,有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便有什

被暗害。陆飞鸣与费力克斯之间的情谊被彻底切断了。费力克斯之死给潍县人民带来了灾难,为查找凶手,德国殖民者胁迫潍县地方政府采取株连政策杀戮无辜百姓,他们残忍无理的做法激起了潍县人民的强烈反抗,愤怒的百姓放火烧毁了德国人新建的坊子城。坊子城烧毁了,费力克斯的妻子葬身火海,陆飞鸣与德国金发美女之间的异国恋曲也结束了。带着心爱的女人刚刚生下的孩子逃离火场的陆飞鸣,何时还能弹奏起典雅的古琴曲?

费力克斯曾感叹:自己如果不是以殖民者的身份,而是以游客或者文化寻访者的身份遇见陆飞鸣,他们之间也许就没有现在这么多痛苦与烦恼了。因为音乐而相识相知的费力克斯与陆飞鸣,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美妙的音乐那么纯粹。其实,费力克斯与陆飞鸣之间的交往、交流是不对等的。费力克斯与陆飞鸣的第一次见面就将两人之间不平等的等级关系呈现出来。费力克斯出面解救陆飞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关系。第二次见面,与其说是费力克

□刘传霞

郝炜华的长篇历史小说《古琴》是发生在一个弹奏古琴的中国少年和爱古琴的德国工程师之间的传奇故事。陆飞鸣,一位白净、高瘦,沉默寡言,气质忧郁的美少年,出生在即墨的古琴世家,拥有高超的古琴技艺,每日研习古琴,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费力克斯,德国铁路建设工程师,其先辈到访过中国,家中有许多中国艺术品,从小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热爱中国文化、中国音乐,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他偶遇弹奏古琴的陆飞鸣,从此开始了两人的传奇。对这个德国人而言,这位沉静神秘、清瘦的古琴演奏者就是古琴之神,就是他所痴迷的中国文化。费力克斯利用自己的铁路建筑师的身份,找到在乡间避难的陆飞鸣,将他请到自己的家里。在那里,音乐家陆飞鸣找到了乱世中的知音;作为男人的陆飞鸣还收获了爱情。陆飞鸣、费力克斯、费力克斯的金发妻子,三个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巨大、社会地位悬殊的人,却因为音乐、爱情、心灵相通融为了一体,没有嫉妒、没有猜忌。

如果没有战乱,这将是一段近代版伯牙